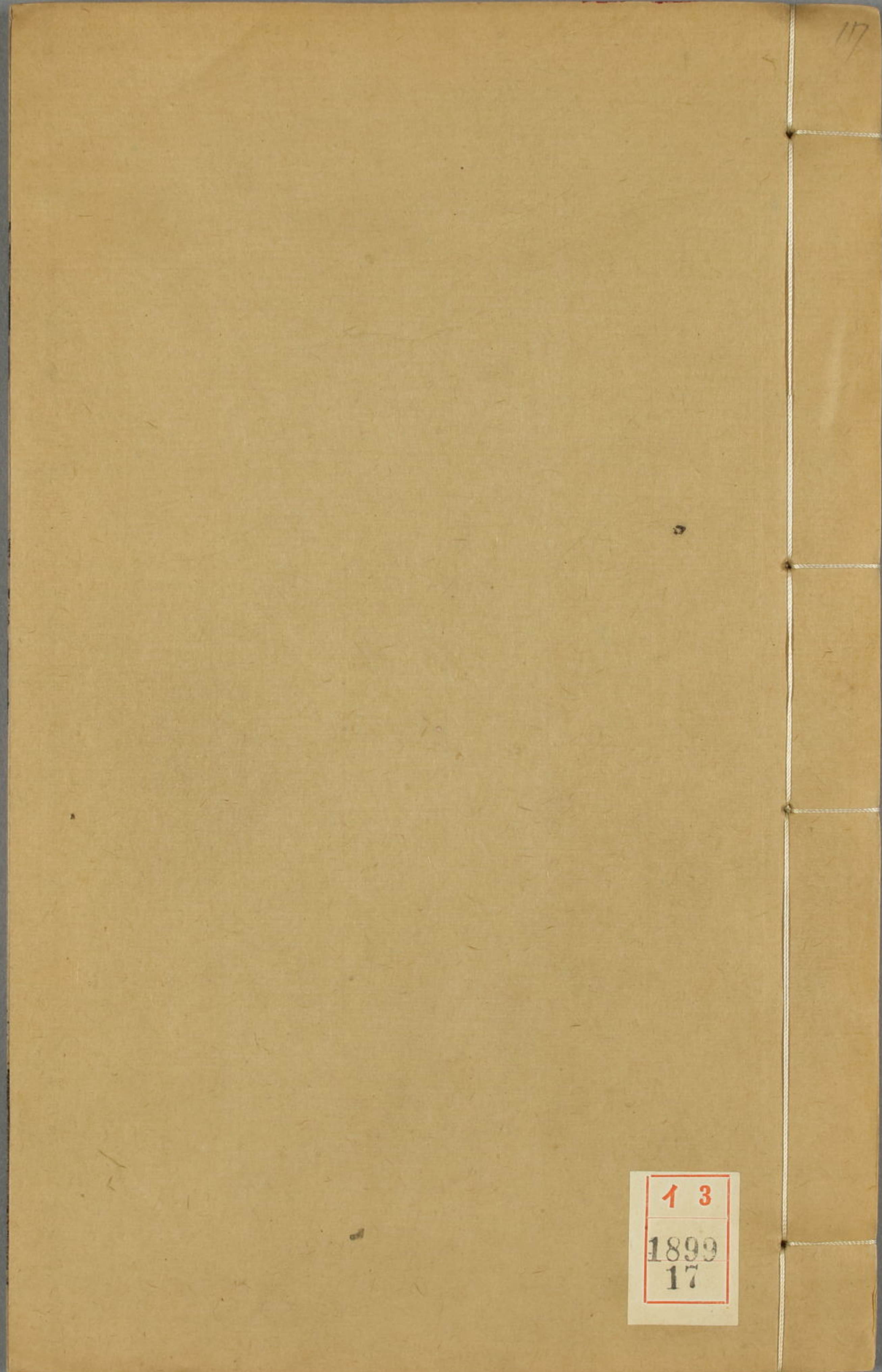




1 3
1899
17



昭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
購求

天中記卷之十七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貞甫校

宗族

宗漢書顏注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也古者大宗小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又流派所出爲宗韻會

三族章帝詔云一人犯罪禁至三屬注卽三族也謂父

族母族及妻族後紀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說者或謂父

族母族妻族者非也漢誅英布而不及吳芮則可知矣

布芮壻海錄

九族書以親九族孔注高祖玄孫之親釋文上自高祖
下至玄孫凡九族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
族三妻族二皆緣異姓有服注疏隨季梁曰親其九族以
致其禋祀注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
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
服而異族者也左桓六

數代昔周時尹氏貴族數代不共別食口數千嘗遭饑
荒羅鼎鑊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臨食失三十人入鑊
中懇取鑊底糜鑊深大故人不見也錄異傳

娛族疏廣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
客與相娛樂居餘歲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

信愛者請立產業基址老人卽以閒暇爲廣言廣曰吾
豈老諄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
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
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前傳

三世共財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
度三世共財貲至鉅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
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後傳

高義蔡邕字伯喈性篤孝母滯病三年自非寒暑節變
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
分財鄉黨高其義後漢

不過宗門許劭宗人許栩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

不匍匐相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

先賢傳

振族顧和字君孝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也必振衰族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晉書別傳

南阮北阮阮咸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咸與從子脩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

晉書

人倫之盛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晉書晉自中

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元弘弟兄竝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

南史王弘傳論

及于

陳王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埽地盡矣斯乃興亡之

兆已有前定

上王裕之傳論

敦族汜毓字稚春濟北廬人弈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晉書

北舍謝密字弘微繼從叔峻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國卽中令漆凱

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

謝混特敬貴弘微號曰微子

南史

烏衣游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詩所言昔爲烏衣游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

上

獎勸謝混嘗因酣讌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雋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亂質勝誠無文其尙又能峻通遠懷

清悟采采標蘭執直轡鮮不躡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尙無倦由慕蘭勿輕一簣少進往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瞻等並有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通遠卽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

素退謝瞻字宣遠一曰名檐字通遠晦次兄也後爲宋武帝相國從事中郎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德門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

澹

景仁

裕

以德素

傳美景懋純景先述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已之度玄暉藻績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

甲族王僧虔爲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

誠子王僧虔宋世嘗有書誠子曰于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

長者王志字次道家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醇厚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

諸王爲長者

七棄王筠字元禮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竝累棄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彫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業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鄙宗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訓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宋武

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

知名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

南齊

不近宗人何之元宗人敬容者勢位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曰昔楚人得寵于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

陳書

百口同爨楊播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惟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弟椿津當世莫逮焉

魏書

七世同居博陵安平李凡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二

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進鄉里嗟歎

上

義問李知本事親至孝與弟知隱甚稱雍睦子孫百餘口財物僮僕纖毫無間隋末盜賊過其閭而不入因相讓曰無犯義門同時避難者五百餘家皆賴而獲免

舊唐

九世同居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撫慰旌表焉隋開皇太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撫慰重表其門貞觀中特勅更加旌表高宗有事太山路過鄆州臨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

上

散祿唐太府卿李襲譽性嚴整所在以威肅聞凡獲俸

天中記 卷十七
祿必散之宗親其餘資多寫書而已及從揚州罷職經史遂盈數車嘗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樹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沒之後爾曹但能謹此三事亦何羨于人

上

異母共乳開元中崔隱甫奏青州北海人呂元膺四代同居至所畜牛馬羊狗皆異母共乳請加旌表制許之假蔭李懷遠少孤宗人欲以高蔭相假者懷遠竟拒之退而歎曰因人之勢高士不爲假蔭求官豈吾本志士族師博陵崔倕總麻親三世同爨正元以來言家法者以倕爲首生六子一登輔相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

尉卿鄴外臺尚書郎廷尉卿邠執金吾鄴左僕射平章事鄆又邠及邠五知貢舉得一百四十八人邠昆仲自始仕至貴達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聞之歎曰崔鄆家門孝友可爲士族師矣

賈氏談錄

名族裴皞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皞出于名家而容止端秀後唐爲禮部侍郎

五代史

初裴王

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顧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晉傳

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

各爲大家

韓文

冒族金陵李氏始以唐號國錢文穆王問之曰金陵冒氏族於巨唐不亦駭人乎沈韜文曰此可取譬也且如鄉校間有姓孔氏者人則謂之孔夫子復何怪哉王大

笑賞卮酒

百大

汪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

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遠近歎異之

唐南

四族晉韓宣子起如楚送女叔向爲介莊子欲以辱晉遠啟疆曰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羊舌四

族皆疆家也

左昭五

汪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皆

弟四人

東京名族

楊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

東京名族云

後傳

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爲漢名族然

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爲世所貴不及楊

氏也

華橋書

吳諸顧陸

舊族長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

璋檄吳文

陸遜本名議世江東大族

吳志

宗

謝玄暉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云陪危賴宗衮微管

寄明牧注宗衮謝安也明牧謝玄也

選二

李周翰注宗衮謂王導大誤事文謂康樂稱太傅爲

天中記

卷十七

八

宗衮又誤

口橋宋太原太守顧訓之五代同居子孫富盛閨門

雍睦家有百口時人重之名其所居橋曰百口橋唐劉

集類引蘇州志吳地記云東漢顧訓所居鄉人共議近宅造百

口橋以彰孝義

門高侯景歸梁請娶于王謝武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

於朱張以下求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南史

世望唐太宗初出東士人矜尚闊闊雖累棄陵遲猶恃

其世望嫁娶必多取貴故人謂之賣昏太宗惡之乃詔

高士廉等刊正姓氏撰為氏族志士廉乃類其等第以

進而崔幹仍居第一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

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三緣齊

家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

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為重我今特定族姓者

欲崇重今朝冠冕遂以崔幹為第三等新舊唐

七姓十家高宗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

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

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昏先是後魏

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寶等為冠其後矜尚門地故士

族志一切降之新唐

同頭澤底四姓鄭氏不離滎陽崗頭盧澤底李士門崔

皆為鼎甲太原王亦四姓之匹而呼為銀鏤王家喻銀

質而金飾

國史補

八蕭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寢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唐贊

二門穆寧居家嚴事寡姊甚恭嘗著家令訓諸子一通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尙韓穆二門云

家訓柳郢嘗著書誡其子孫曰夫門地高者立身行已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以族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摘矣故世族遠長不假問龜著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

里崔山南瑋子孫之盛士族罕比仁和里裴尙書寬子孫眾盛實爲名閥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唐書

門族相高唐爲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殞其世德宰相世系表

宗盛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

言盛世說

荀陳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實荀靖方陳譙荀爽方陳紀荀或方陳羣荀顗方陳泰世說南祖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恢字仲興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義仕魏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竝仕晉乎字伯括爲樂平太守機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竝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子楷字雄方位治書侍御史家于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是某勁叡輯字護宗是字仲黃某字秀黃勁字少黃叡字幼黃竝以友悌著美爲

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黃者也輯位高密郡守二子慎敦晃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治書侍御史四子盛敏隆喜叡位高平太守二子勗充其後慎敦居柏仁子孫甚微義而徒故壘世謂之南祖勗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以爲目蓋自此也史比

豪盛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沉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旣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疏頓至於此上

賢哲一門郭祚字季祐魏郭淮弟亮後也從高祖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耶祚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惟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明聖自惟幸甚因勅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

魏書五十二

南鄭北鄭太傅鄭綱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鄭真公第在北出自北鄭祖時謂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謂之大鄭相小鄭相

因話錄

本出黃帝李繪字敬文爲聘梁使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

北史二十一

甲門

袁朗雍州長安人陳尙書左僕射樞之子其先自

陳郡仕江左世爲冠族陳亡徙關中朗勤學好屬文在陳釋褐祕書郎甚爲尙書令江總所重陳亡仕隋爲尙書儀曹郎武德時爲給事中朗十三代祖漢司徒滂滂生魏國郎中御史大夫渙渙生晉尙書準準生東晉右將軍豫章太守冲冲生司徒從事中郎耽耽生瑯琊内史質質生丹陽尹宋公長史豹豹生宋吳郡太守洵累代有高名重位前史有傳五代叔祖宋太尉淑高祖父左僕射雍州刺史顓高祖司空察皆死國難曾祖梁中書監司空穆公昂仕齊爲吳興太守及梁高祖禪齊久辭朝命父樞叔公憲仕陳皆爲陳僕射叔祖敬中書令

及陳亡憲冒難挾護後主朗自以中外人物爲海內冠族雖瑯琊王氏繼有臺鼎而歷朝首爲佐命鄙之不以爲伍朗孫誼又虞世南外孫神功中爲蘇州刺史嘗因視事司馬清河張沛通謁沛卽侍中文瓘之子誼揖之曰司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長史是隴西李亶天下甲門誼曰司馬何言之失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爲衣冠顧矚始可稱舉此老夫是也夫山東人尙於婚媾求於祿利作時杜石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何可說之以爲門戶沛懷慙而退時人以爲口實

舊唐

晉書南史及袁氏家傳俱云袁氏陳郡陽夏人名人不能悉書新云朗其先雍州人豈誤讀舊書耶

華胄

梁何昌寓爲吏部尙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對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遙遙華胄

南史

諸杜

杜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杜氣故世衣冠正倫旣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旣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

新唐

李義府

李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爲父兄給事中李崇德引與同譜旣謫普州亟削去義府銜之及復當國傳致其罪使自殺于獄

同族撫義

杜正倫已通貴李義府官尙微及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郎李友益義府族也晚附正倫同撫義府

豐缺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交通罔上有異計高崇惡之出正倫爲橫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正倫卒于貶上

通譜方相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但姓方貴人必認爲親戚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氏戲者笑曰既是方相姪只堪赫鬼豐邑坊蓋造凶器出賣之地

認郭汾陽郭崇韜爲樞密使用事自宰相豆盧革等皆附之以其姓郭因問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耶崇韜曰因遭亂亡失譜牒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五代唐臣傳

妄認遠祖有一故鄉遠派在姑蘇因嬉遊書其壁曰大

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曰

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談筆

不忍言族夏侯亶辨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湛爲衡陽內

史辭曰亶侍御座高祖謂亶曰夏侯湛于鄉疏近亶答

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湛于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如何不

辨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

能對梁書

渤海唐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題名于慈恩寺塔

談元茂秉筆題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閣筆曰請辛先輩言其族望辛君適在他處柳曰東海

人元茂曰爭得知柳曰東海之大何所不容俄而辛至人問其望曰渤海眾大笑嘉話錄

竿頭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謂之曰有客遙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夷堅志

祖孫

鼻祖祖祚也祚先也輝鼻祖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為祖或謂之鼻祖方

王父父之考為王父父之妣為王妣爾雅

善及秦景伯問士鞅曰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厲汰雪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樂厲死盈之善未能以

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彰將於是乎在晉果滅欒氏左襄十四應劭曰晉大夫欒書書子厲厲子盈書賢而覆厲厲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

克昌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孔叢子
大父鄭當時字莊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漢書

石奮歸老于家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
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座對案不食諸子相責
肉祖謝罪迺與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
漢書

虞詡陳國人祖父爲郡縣獄吏務在寬恕常稱曰
東海于公高其里門定國卒至丞相吾治獄六十年雖
不及于公子孫何得不爲九卿故字詡曰昇卿後遷僕
射尚書令後漢

楊震性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產業震曰
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靈帝謂
震孫奇曰鄉強項真楊震子孫上

純孫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於父母厭患之意欲
棄之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昇弃之穀
乃隨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曰穀乃后父老
不能更作得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
克己自責更成純孝穀爲純孫孝子傳

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潘尼稱其祖曰家
祖班固書集亦云家孫顏氏家訓

陳羣字長文祖實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及
長有識度所善皆父黨魏書

衛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
之望祖太保瑾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眾大異

恐吾年老不及見耳

別傳

殆聖何曾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遵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吾每侍宴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後嗣其殆乎此吾諸孫之憂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亡及遵之子綏死兄嵩哭之曰吾祖其殆聖乎

晉書

刺淚符生字長生健第二子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而無一目爲童兒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杖筆洪曰吾以爾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

上

佳兒張蒼梧鎮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歛乎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世說

幼穎謝靈運祖玄晉車騎將軍父喚生而不慧早亡靈運幼便穎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喚喚兒何不及我

貽厥之力到溉子鏡早卒孫蓋早聰慧位尙書殿中郎嘗隨梁武帝幸京口登北固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于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

南史

拔簿李遷哲嘗除真州刺史卽本州也遷哲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子孫參見或忘其名拔簿以審之後周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辨領之而已

祈福張元字孝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恆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亡目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篦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卽驚覺乃徧告家人三

目祖目果明北史七

代筆許敬宗孫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爲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及昂父唐書敬宗好色無度妻裴侍婢有姿色敬宗嬖之以爲繼室假姓虞氏昂素與通烝之不絕敬宗怒黜虞氏加昂以不孝請流於嶺外又納嬖妾讒言奏流彥伯於嶺表後遇赦得還舊唐書以袁思古議請謚敬宗爲繆之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爲先子報讎耳彥伯慙而止新唐書

據石薛元超高宗時爲中書舍人省中有一磐石初祖道衡爲內史侍郎常據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

泣然流涕唐舊

荷杖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羔乎搏杖而揖之間曰子之父母不有羔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羔乎杖步而倍之間曰子之妻子不有羔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况於以尊位厚祿乎呂覽

委蜺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

得而有邪列子

父母

考妣父爲考母爲妣

爾雅

生曰父曰母死曰妣曰考

曲禮

橋梓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咎康叔有駭色謂

伯禽曰言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

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

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

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

而循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

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

君子乎書大傳

天中記

卷十七

十九

盡力盡思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
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
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
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
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
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家語
報讐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瞶之難衛
人孤鰥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旣長告孔子欲報父讐夫
子曰行矣子崔卽行鰥子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
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鰥持蒲弓木戟與子
崔戰而死師覺授
孝子傳

曾子耘瓜 誤薪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
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
曰饗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
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
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
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
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極則
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
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旣身死而
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
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

過家語

嚴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淮齊俗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韓非子

證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

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呂覽

折筭范文子莫遂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庾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筭家語

啜羹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烹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韓子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

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三者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子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策齊

分金

陸賈使南越趙佗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

金呂后時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劔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劔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擊鮮母久溷女爲也

史漢

父子之美

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

楊

遺體

霍去病父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侍者

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子不相聞

久之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至平陽傳舍遣吏迎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光傳

陳文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恢乃止因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本傳

不凡薛勤仕郡爲功曹陳仲舉年十五爲父齋書詣勤勤顧而察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迂勤勤曰足下有不

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

汝南先賢傳

恨子有恨子者家貲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例言葬落渚下召殯上恨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令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恨子前漢人也

博物志

老蚌韋康元將弟誕仲將孔融與其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後漢世祖見王廣之子珍國應堪大用謂廣之曰卿可謂老蚌矣廣之曰臣不敢辭上大笑南齊書

鑿井得銅 魏郡龐儉因亂失父時儉三四歲母襁抱轉客廬中鑿井得錢數萬遂致富因買一蒼頭主家幹一日堂上作樂老蒼頭在廚中竊言曰堂上老母我婦也問其故奴曰我婦姓艾字阿宏足下有黑子腋下赤志母曰我翁也遂爲夫婦時人爲之語曰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風俗通

酣犢 楊彪位至太尉見漢祚將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年后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答曰悔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改容後漢將軍陳太邱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倚小載箸車中旣至荀使叔慈應門

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箸鄰前於時太史奏真人東行

世說

按本傳淑卒於桓帝建和三年或生於

延熹六年相去已十三年矣

家君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偃爲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上

隔坐 吳紀 隲字子上景皇時隲父亮爲尚書令隲爲中

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坐吳錄宣城記云隔以雲母屏

家父陳思王稱其父爲家父母爲家母家訓

拜書吳顧悌字子通每得父書常灑埽几席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閱畢再拜若父有疾託之問則臨書垂泣語聲哽咽吳雍傳注

清賞阮籍素與王渾爲友渾子戎字濬冲年十五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每遇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未見其父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

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母父則中散嵇叔夜也

瓜葛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訓導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己以禮而二子不才並黷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日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變耶世說實子名夏

常自教兒謝安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世說宋王裕之字敬弘見見孫歲中不

過一再相見見輒尅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南史十四

惡抵韋諛字憲道京兆人雅好儒術善著撰嘗謂其子

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徵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

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

值軟抵耳諛慙無言時人傳之以爲笑晉儒林傳

作父伏滔字玄度少知名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豫坐

遠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

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晉傳

鳳毛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

入桓公主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世說謝鳳子超宗好學

有文辭帝大嗟嘗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傾朝相送宋何尚之字彥德叔度子也爲吏部郎告休

定省傾朝送別於治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

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

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意定省送別

者甚眾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

相窺者南史二十

要人顏延之少有令名宋文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

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龔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曰

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子竣旣貴重權傾一朝凡

所資送延之一無所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

不幸見汝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很傲慢禍之始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帝爲制名顏竣先未有子而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各產男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之子名竣子爲辟强以比漢侍中辟强張良之子也

湯澆雪王瑩字奉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懋後

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鮮麀牝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耶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棄廢久之

右子謝莊生五子颺牖顗崧淪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

滌骨梁武帝第二子綜封豫章王初母吳淑媛在齊東昏侯宮及幸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及綜年十四常夢一少年肥壯自挈其首對綜非一問母母問夢中形狀類東昏因密報之勿泄綜遂於別室祠齋廟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滌死者骨滲卽爲父子綜私發東昏墓出其骨滌血試之旣驗在西州生次男

月餘潛殺之既瘞其骨又試之南史唐王少玄父隋末死

亂兵遺腹生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卽哀泣求尸時野

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齧也少玄鑱膚

閱旬而獲遂以葬孝友傳

似父陸倕次子緬有似於父倕一看殆不能別南史

呼子使君畢眾敬宋明帝授兗州刺史後入魏就拜兗

州子元賓繼之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時眾敬以

老還鄉嘗呼元賓爲使君每賓聽政時乘板輿至賓所

先遣左右救不聽起觀其決斷忻忻然喜見顏色北史

射子羊侃在臺城其長子驚先爲侯景所獲執來城下

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訓此一子幸

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驚曰久以汝爲死猶在耶吾

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

以其忠義亦弗之害南史

名傍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懌先名子勵最勉高

祖謂光曰我鬼名傍皆有心鄉鬼名傍皆有力答曰所

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大嗟悅魏書

二奚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陽尼與房千秋

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間來

魏書

命降一等楊玄感與父素俱爲柱國朝會則齊列隋文

帝命玄感降一等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

展私敬隋史

譽鬼癖王福時子勔勵勃皆著才名其後勔助又以文顯勔早卒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常詫韓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鬼癖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誇也唐新

見父呂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流涕

連父崔挹爲禮部侍郎子湜爲兵部父子同時爲南省副貳有唐以來未有也湜後爲中書令挹戶部尙書致仕挹性貪冒受人請託數以公事于湜湜多違拒不

從大爲時論所嗤唐舊崔湜爲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

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賍汚狼籍父挹爲司業受選入殿

湜不知之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爲不

與官湜曰所親爲誰吾提取鞭殺曰鞭卽遭憂湜大慙

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

父朝野譏之時崔岑鄭愔並爲吏部京中謠曰岑愔獠

子俊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校莫賀咄骨渾朝野僉載

毀像狄仁傑爲魏州刺史有惠政百姓爲之生立祠后

其子景暉爲魏州司功叅軍貪暴人患焉遂毀其像

嘲父陸慶餘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判決其子嘲

之曰陸慶餘筆頭無力觜頭硬一朝受辭訟十日判不

竟送案褥下慶餘得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時嘲之曰
說事則喙長三寸判事則手重五觔信有之矣僉載

相謂裴勛容貌么麼而性尤率易與父垣會飲垣令飛
蓋每屬其人輒自言狀垣付勛曰矧人饒舌破車饒楔
裴勛十分勛飲訖而復其蓋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
燕十一郎十分垣第十一也垣怒笞之慈恩寺連接曲
江及京輦諸境每榜新得第者畢列姓名於此勛嘗與
親識游見其父及諸家榜率多物故謂人曰此皆鬼錄
也玉泉子

直貞元初穆寧爲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書贊及
給事中質及員賞尙未分官列事寧前時穆氏家法切

詣寧命諸子直饌稍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至直日必
探求珍異羅於尊俎之前競新其味計無不爲然而未
嘗免笞叱之過者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
忽曰白肥而脩瘠相滋其宜乎遂同試曰甚異常品卽
以白裏脩改之而進寧果再飽宛陵與諸季望給事盛
形羨色曰非惟免笞兼當受賞給事頗亦自得寧飯訖
戒使令曰誰直可與杖俱來於是罰如常數給事將拜
杖遽命前曰如此味奚進之晚耶如是聞者笑而傳之
資暇錄

任令狐綯爲相每朝廷大事一取法於子湉如元載
之伯和李吉甫之德裕湉頗招權受賄言事者攻其短

綱爲其子訟冤

南部

行乞 淮南程幹本富家三年間爲水火焚蕩家業俱盡妻茅氏連八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攜行乞於市上

異呼 荆土方言謂父爲爹船南史吳人呼父曰爸韻集回

紇呼父曰阿多要會閩人呼父曰郎罷謂子曰因顧况詩郎罷別園吾悔生汝因別郎罷心摧血下

答父 蜀有姜太師者許田人也幼年爲黃巾所掠失其父母有廐卒江老者每被鞭笞后老不任其苦乞告夫人求歸夫人詢其鄉土詰其妻息皆備言之及姜歸宅夫人具言其事姜驚疑其父也使人細問之其男身有何記驗曰我兒腳心上有一黑子徐不記之姜大哭密

遣人送出劍門之外奏先主曰臣父近自關東來遂迎入宅父子如初姜報打父之過齋僧數萬終身不撻從者王氏見聞玉堂閒話長興中侍衛使康義誠事略同

昭穆 父南面故曰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順也晉以文帝名昭故讀曰韶後人因而不改決疑要錄

井竈 王朗雜箴云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吳崇賀人生子云寄語王渾防跨竈阿戎清賞祗須與或云竈上有釜故子賢於父爲跨竈

蘇夔 字伯尼威子也少聰敏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隋書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喬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年上近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

因語二兒曰爾日憶所通書可奏者爲吾言之頌應曰
本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亦進曰斯朝涉之脛剖
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松窗雜錄

張孝里張敷字景胤吳興太守邵之子也元嘉初爲中
書郎敷小名櫛父邵小名黎文帝戲之曰櫛何如黎敷
曰黎是百果之宗櫛何敢比也父在吳興亡遂毀瘠成
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末期而卒孝武旌其孝名其所
居曰孝張里初邵生而母沒年十許歲求母遺物而散
施已盡唯有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恩輒開箆流涕
見從母常悲感哽咽

南史

純孝鄭莊公寘母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

相見也旣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
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
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
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
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
隊之

中其樂也

融融姜出而賦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

母子如初

君子

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左隱元

母績公父文伯還朝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
主猶績懼千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其母
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
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

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五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魯語文伯卒其妻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妖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文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

明其子爲令德也

家語

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

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

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曰宮女纓經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韓詩外傳

鄭子

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

居問

母母曰吾忽身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也

世說

曾子

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之切齒

指孔子

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

搜神記

曾參

出薪於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參

方到卽以左手搯右臂臂痛參卽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搯吾臂呼汝耳

論衡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輟然中止及復盡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誠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韓詩外傳

閔子楚將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將軍朝夕芻

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勾踐之伐吳乎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土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納之

列女傳

吳起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

倚門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尙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

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戰國策

田穰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修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不爲苟得夫人臣而事其君猶爲人子而事其父也廉潔公故正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穰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穰子之罪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穰母廉而有化

列女傳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者稱鄉黨秦末大亂東

陽人欲奉嬰爲王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世說

漢王繫項籍王陵以兵屬漢籍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旣私送使者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卒從漢王定天下

漢書

會稽人顧翱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羸儲家亦近太湖湖中後自生雕湖無復餘草蟲鳥不

敢至焉遂得以爲養郡縣表其閭舍

西京雜記

圖今日碑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

母病死詔圖其形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碑養

馬苑中每牽馬過見遺像輒拜之涕泣

漢書

聞所平反雋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有

所平反活幾何人卽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異於

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本傳

嚴嚴延年治河南酷刑號屠伯母數責延年天地神

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

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奔市東海莫

不賢智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萬石嚴

姬太傳

異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

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

淮南謂母爲社

之間謂母曰媿蜀謂母曰姐

說文齊人呼母曰嬖

呼母曰媿淮南呼母曰媿

韻集

殺王莽時瑯琊呂母子爲縣吏爲宰所冤殺母

散家財以聚酒買弓弩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

海曲縣殺其宰祭子墓遂入海中爲盜其眾浸多至數

萬

通鑑

全遼西太守趙苞字威豪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爲

賊所劫質載以擊郡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

圖爲母所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母遂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子其勉之苞遂與賊戰母妻皆被苞葬訖曰食祿避難非忠也殺母全義非孝也歐血而死

後漢

遇母汝南步遊張少失其母及爲縣令遇母於臨淮郡取慮城良馬踟躕輕軒罔進顧訪病姬乃其母也誠願風憑面宜感昭徵矣

水經注

使誦孝經仇覽字季智爲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陳元兇惡不孝其母請覽言元覽呼元誚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床下謝罪曰元少

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也

謝承書

爲親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聲色奉者志尙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士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

劉平等傳序

貧而理穎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卽捕殺之邵當遷

爲郡守會母亡邵且理尸於馬屋先受職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李燮行逢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理母乃具表其狀遂廢錮終身後漢

大人桓帝時大誅黨人范滂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上

鷄供茅容字季偉郭林宗行見之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

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上林宗傳

寄物瓶中曹公令路粹枉狀奏孔融前與布衣襦衡放

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孔融傳

隔絕昔長沙人王愔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旣而吳魏隔

絕愔在內國更娶生子昌愔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

母亡便情係居重不攝職事北史隋劉琨傳

四珍秦瑛南鄭楊相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短長子元珍出行醉母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尙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旣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

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爲名士泰瑛之教流於三世
四子才官隆於先人故時人爲識曰三苗止四珍復起

華陽志

令德杜泰姬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珪稚
珪有望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中人情性可上下也
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人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
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恆爲天下名士後
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州守郡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
七子同歲季考上計無不修敬泰姬執子孫禮

上

方寸亂先主在樊聞劉琮降曹公率其眾南行諸葛亮
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造破獲庶母庶辭先主面指其

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
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蜀志

遠志姜維天水人旣歸蜀與母相夫人使其母手書呼
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
但有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孫盛雜記
宋五行志

王經彥偉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
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爲尙書助魏
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
無憾容語之曰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

世說

天中記

卷十七

三

作大被吳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爲作十二

幅被其鄰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

故大其被以招貧生之臥庶聞君子之言耳

列女傳

持節侍母晉汝南王亮母伏大妃嘗有小疾被於洛水

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

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本傳

負母初潘岳母誠岳以止足之道及爲孫秀所收與母

別云負阿母

王隱晉書

絕裾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

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

世

元帝卽

位以溫嶠爲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逼賊不得往臨葬門

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入坐

議吾將折其衷

注

符表朗兄子也家於安成郡太元中表年十六母

姜氏疾侍省晝夜數十日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表

亦不食見母將絕慟咽至殞俄頃母歿亦歿太守王府

君爲立墓四望塋之南在安福

輿地志寰宇記

祈福瑯琊王凝之夫人陳郡謝氏名韜元弈女也清心

玄詣姿才秀遠喪二男痛甚六年不開帷幙忽見二兒

還鉗鎖大械勸母自寬云罪無得脫爲福德可免耳具

敘諸苦母爲祈福冀獲福裕也

晉錄

密窺劉裕與何無忌等謀誅桓玄無忌夜於屏風裏草

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樓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
呂母明矣汝能爲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曰曰劉裕
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通鑑四十二
沈攸之爲荊州刺史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
貞有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貞射
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
失之錄其母去泰貞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
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南史
樂頤之字文德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爲設
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
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南史

曾子齊宗元卿有至行早孤爲母所養母病元卿在遠
輒小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則鄉里宗
敬率號宗曾子談數

復蘇齊廬陵匡廝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亡已
經數日廝奔還號叫母便蘇孝感致也上

誠讀書高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
師受業常誠之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
書汝等各宜修勤勿替先業魏書

宇文護年十餘歲母閭姬因亂沒齊護居宰相之
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後許還朝齊主以護既當
權重乃留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閭作書報護自稱

白阿摩敦護得書悲不自勝報書亦稱曰摩敦及母至舉朝慶悅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旦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高祖率諸親戚行家人之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後周本傳

監田生玉陸印字雲駒居父喪盡禮哀毀骨立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印昆季六人並主所出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以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印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詔改所居里為孝終里北史或以遠祖高頴初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宜慎之附齊國太夫人楊氏墓志云夫

人字季姜僕射高頴之母也本傳稱頴既貴其母常戒以遠禍可謂賢母不著其姓氏金石錄

孝感高士廉事父母以孝聞隨時坐與斛斯政交遊謫朱鳶主簿嶺南瘴癘不可同行留妻鮮于氏侍養屬天下大亂久在南方不知母問安否北顧彌切嘗晝寢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既覺而涕泗橫集明日果得母訊議者以為孝感之應舊唐書

請代狄仁傑為并州參軍同府司法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相語曰吾等豈獨無愧耶由是相待如初上

願立名王義方以李義甫姦害政將加彈奏以問其母
曰昔王陵伏劍成子之義汝能盡忠立名吾之願也雖
死不恨義方乃奏之左遷華州司戶參軍

先國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桓彥範謀誅之以白其
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通鑑

妻卒約哭李畬事母甚謹閨門邕睦累代同居每歲時
拜慶長幼男女咸有禮節及妻卒時母已有病畬恐傷
母意約家人不令哭聲使聞於母朝夕定省不曾見其
有憂念之色士友甚以稱之舊唐書

血濡章駙馬都尉鄭瓚潛曜睿皇之外孫尚明皇第
二女臨晉長公主母卽代國長公主也開元中母寢

疾曜刺血濡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
化翌日主疾間鄭固命左右勿敢言其請天之章門客
尹靈琛之詞也靈琛爲人言之南部新書英華

定軍李景讓字後已母鄭治家嚴身訓勅諸子始貧乏
時治牆得積錢童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
也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出爲浙西觀察使
嘗恐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眾護召景讓廷責
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
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
大將再拜請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唐書

坦施曹成王臯爲刺史遭誣在治念其母大如老將驚

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退之嘗王碑

熊丸柳仲郢字諭蒙母韓卽臯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

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嚙以助勤元和末及進士第

爲校書郎牛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歎曰非

積習名教安及此邪唐書

鞠獄得母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

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鞠獄於私第有

老婦辨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

故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

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

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

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梁有老年八十有餘指其

坵壠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尙書致仕國史補

改州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爲柳州

刺史劉爲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爲惡處請

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

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舍發此

言上有愧色旣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劉遂改授

連州因話錄

女弟崔玄暉爲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

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

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

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貲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媿于心孟母不受魚鮮之饋皆爲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華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不爲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己勿累吾此意也玄暉遵奉母教誠以清謹見稱唐舊

棄官歸田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祿負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聞尋訪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爲關中民妻壽昌卽棄官入關中得母於陝

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

東軒華錄

蘇子瞻詩云

感君離合傷我魂此事今無古未聞長陵謁來見大娣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苦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太守誰復譏穎谷封人羞自薦

不持生服蔡延慶所生母已亡不爲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爲臺所評乃乞追服則知螾匡蟬綏不獨成人之弟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三年而亡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去乃爾遠耶志林汴妓郃懿以色著懿第六卽蔡奴之母也李定之父與郃六遊生定而郃六死定不之知也及王荊公爲宰相擢用李定言

官交攻以爲母死不持服爲此蔡奴亦以色著云

洛陽花品

陳瓘之父

陳瓘之父與潘良貴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

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相似獨一事不如公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它日生子卽見還旣而遣至卽了翁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

羅春伯聞見錄

子爭葬

乾道間單尙書夔生母本媵也又往耿氏生

侍郎延年及死尙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宗曰

二子毋爭朕爲葬之衣冠之家以爲美談

江浙紀聞

異息

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

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

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本

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

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

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呂精通

吳人陳遺

少爲郡吏母好食焦飯遺在役恆

帶囊每煮食漙其焦以獻母孫恩作亂遺隨例奔逃母

憶遺晝夜哭泣遂失明遺脫難還家入門見母再拜號

泣母目忽然開明

孝子傳

刺血點目

僞蜀拔山軍卒李夢旗經敵擒歸岐陽老母

悲泣因瞽雙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

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卽時如故乃知孝道感通其昭然耳

錄

繼母

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親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儀禮

放賢子殷高宗武丁有賢子曰孝已事親一夜五起其母早死中宗惡后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帝王世說

撥蜂尹吉甫周卿士子伯奇母早亡吉甫更娶後妻妻乃譖之於吉甫曰伯奇見妾美欲有邪心吉甫曰伯奇慈仁豈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君登樓察之妻乃取毒蜂綴衣領令伯奇撥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

宣王出遊吉甫從之伯奇作歌以感之宣王聞之曰此放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而感悟遂射殺其妻

琴操

羊誓陳玄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說玄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言局后又讒之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遼水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來以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

蕭廣濟孝子傳

應慎字仲華爲東平相事後母至孝精誠感應梓樹生廳前屋上徙置府庭繁茂長大

東觀漢記

薛苞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

分之令出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且入而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

汝南先賢傳

織屨翟方進年十二三失父爲太守府小吏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授經母憐其幼隨至長安織屨以給方進後十餘年至宰相母尚在

漢書

去梯劉表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已甚愛之後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衣寵就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外甥及張允並得寵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

後漢

琦每欲與諸葛亮謀日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

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

蜀志

黃雀入幕王祥字休微瑯琊人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由是失愛於父令掃除牛下祥愈恭敬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母令守丹禁實每風雨則抱而泣母常思黃雀炙忽有黃雀數十飛入幕遂以供母

晉書

扣冰得魚王延九歲喪母行孝有聞後母卜氏御之無道延恭事彌謹卜常取蒲蘘敗麻與之貯衣延知而不言卜冬月杖之流血令求生魚延扣冰慟哭而得與之

下乃心悟撫之如所生也

三十國春秋

夢虎免難衡農字剽卿東平人少孤事繼母至孝嘗宿於他舍值雷雨頻夢虎嚙其足農呼妻相出於庭叩頭三下屋忽然而壞壓死者三百餘人唯農夫妻獲免補搜記

瘞子散騎常侍袁瑜薦會稽郭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產子憂不能字謂其妻曰傷慈以終孝吾無恨也遂瘞之

裴子野志略

莫辨兄弟高謙之字孝讓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過於已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魏書
泉出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天

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為刻石頌其感唐書

為弟驅驢盧操字安節河東人人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氏生三子每命操為三子執勤主炊操服勤不以為勞張誨其子讀書三子每出張命操隨驢以催之即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子復謂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恆為三子詬詈操為涕泣拜而解之後明經擢第史系

孝重榮拔劍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其婦從傍詭

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後殺之

兄弟

兄弟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曰荒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釋名

寵弟鄭莊公弟共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無使滋蔓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

屬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之

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左隱三

義嗣吳諸樊旣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襄十四

家督朱公居於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

因於楚朱公告其少弟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請欲行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公從之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前日吾所以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越世家

附錄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檀弓

爲哀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爲之哀

上

布粟歌 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漢書

淮南歸國爲黃屋左纁

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

時民歌之曰一尺縉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淮南序

雙生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者爲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以囂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囂亦當爲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缺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舊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長霍氏亦以前

生爲兄焉

西京雜記

相似有張伯偕仲偕兄弟形貌絕相類仲偕妻新粧竟忽見伯偕乃戲問曰今日新粧飾好不伯偕應之曰我伯偕也妻慚乃趨避之須臾又見伯偕猶以爲仲偕復呼之曰向大錯誤認伯偕是卿伯偕曰我故伯偕也

風俗通

濟北李登爲從事吏病得假飯自嫌不甚羸瘦謂雙生弟寧我兄弟相似不得別汝差類病者伐我應府後人所言廢事相見時弊久弟大怒曰濟北而乃欲相爲也

得兄陳留太守太山吳文章少孤遭憂衰之世與兄伯武相失別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爭計共鬪武伯毆之

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惻愴手不能舉大自怪也因投杖於地觀者咸嗤笑之因還相尋問乃親兄也相持啼泣觀者復曰兄杖弟不得報兄向者所笑迺其義也上

坐兄北鄉田蚡封武安侯爲丞相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

驕漢書

廣漢汝婦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而嫂貪恠敦所以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於兄裁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此獨非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乃俱擔金與兄嫂嫂初謂叔窮之來欲借貸有不悅之

色見金而喜兄乃惻然感悟棄妻還金列女傳

大才晚成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援三兄況余貧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期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本傳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勃未二千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

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東觀記

義杜林字伯山博物洽聞時稱通儒初爲郡吏王莽敗客河西隗囂深相敬待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弟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歸旣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迺歎曰當今之世誰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漢

讓國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邯世祖中興從征伐以功封鄆侯彪少修孝行厲志清高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稱南陽五伯彪以滴長爲世於邯薨當嗣爵讓國與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詔書聽許鳳襲爵彪仕州郡東觀記

受遺鄭均字仲虞任城人也治尙書好黃老澹泊無欲清靜自守不慕遊宦兄仲爲縣游俠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卽脫身出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爲廉潔稱清白吏上

自撾繆彤字預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弟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自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爲敦睦之行後漢書

兄弟同被姜肱字伯淮與二弟伯海季江俱以孝行著

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相更爭死賊遂兩什焉但攔奪衣貲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詎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遂感悔後乃求見謝罪還所略物肱不受勞而遣之上

服食不偏李銓字立機平邱人也少聰慧有志行銓兄全前母子後母甚不愛也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歲覺已衣勝兄卽脫不着須兄得與同然後服之其母遂不得有偏及長銓內匡其母外奉其兄故閭門雍睦爲邦族所稱江微陳留志

陳業字文理業兄度海傾命時依止者五六人骨肉消瀾而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上應時斂血餘皆流去謝承會稽先賢傳

黃穆字伯開博學爲山陽守有德政弟奐字仲開武陵太守貪穢無行武陵人諺曰天有冬夏人有二黃言不同也襄陽耆舊傳

飲酖代弟汝南李洪爲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閣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所得全孔融汝穎優劣論

應應劭字仲遠弟珣字季瑜生二子瑒字德璉璩字休璉咸以文章顯後漢魏志二應克聰亦表汝墳後書贊

難陳元方子羣字長文季方子忠字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世說一作元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上王珉小字僧彌少有才藝名出珣右語曰法護非不嘉僧彌難爲兄法護珣小字晉傳

左右手袁譚攻尙譚敗還欲更攻尙問王修曰計將安出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後漢成都王穎將討長沙王義邵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晉傳

漢末陶邱洪薦劉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岱柰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

擢正禮於後所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吳志慕容德以右僕射封嵩爲左僕射尙書韓諱爲

右僕射時嵩諱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爲西中郎將諱弟軌爲東中郎將嵩等俱拜帝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陞殿方謝帝顧曰躍二龍於長衢騁雙驎於千里朝野榮之張詮南燕書謝舉字言揚幼好學與兄覽景滌齊名

舉爲太常博士與覽俱與元會江淹一見並將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途者也南史江革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叅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

長共君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以觀爲征北行參軍兼記
室時沈約任昉與革書云北聞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
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矣上
不私諸葛瑾字子瑜瑯琊陽郡人也爲孫權長史建安
二十年權遣瑾使蜀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志孫權報陸遜曰立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
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孔
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立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
孤言弟亮以夫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
猶瑾之不往也

江表傳

各在一國諸葛瑾弟亮與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

於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
立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世說

置毒棗蒂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示太后闔共
圍棊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
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
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
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上

清發劉實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弟知字子房貞絜有
兄風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
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

矣

晉書

不使親疏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人來生哭人邪濟等尙爾况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晉諸公贊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雋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它人能令疏親臣不能使親疏以此愧陛下世說

二儁陸機與弟雲並有儁才司空張華見而悅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儁晉陽秋語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士龍爲人文

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忼慨世說張華見

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

上婉婉長離凌江而翔長離云誰咨爾陸生潘安仁陸機詩雲

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

號二陸幼時吳尙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

當是鳳雛晉書成都王穎殺機弟軌亦有清譽與雲同遇

害孫惠與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闔朝一旦湮滅道

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爲

州里所痛悼如此上

張安平張載字孟陽博學有文章弟協字景陽與載齊名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時人謂載協

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上張協信都人兄弟三人俱善屬文語曰二陸入洛三張減價寰宇記

三窟王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相謂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

在衛玠字叔寶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運可勉乎行至豫章乃卒衛玠別傳

遣書李矩表郭誦為揚武將軍屢敗石生誦弟元為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倚

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石勒復遣誦塵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晉書

第五何準字幼道廬江潯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於時名德皆稱之中興書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弟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世說

家弟戴安道達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上

輕侮和嶠為少保散騎常侍性至儉恠嶠同母弟郁素

無名稱嶠輕侮之以此爲損

餘年代弟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

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

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敬子兄弟特相和睦子敬

疾屬續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

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

今賢弟命旣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

背疾子敬疾篤怪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

聲背卽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幽明錄

火攻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

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

擲照出下策耳

世說

投牋冰開

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土而死

兄倫字君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側又投牋與河伯

一宿岸側冰開手執牋浮上倫又牋謝之

異苑

謗免

散騎常侍祖納初與弟約不睦中宗甚任約疏納

納乃言於中宗曰約爲人外有國士之形內懷凌上之

性抑而使之可也若假其權必爲亂階中宗弗納納遂

以兄弟相謗免官及後約爲逆論者始知納忠誠

晉書

事兄如父

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睦之行世莫

能及口不言人長短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言論常以他

語亂之

宋書

諂行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爲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郝氏求夏服廓答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軌時爲給事中上

爲兄憎述謝景仁愛其第三弟彪而憎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希命彪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殮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遂篤及景仁卒哀號過禮景仁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惶親選迺獲焉南史

腰鼓兄弟沈懷文三子淡深冲冲仕齊爲御史中丞與

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並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南史二十四

着衣後應劉瓛字子珪弟璉字子璠方軌正直兄瓛夜隔壁呼璉共語璉不答方下床着衣立然後應瓛問其久璉曰向着衣未竟南齊

斫樹更生趙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因殺之拔扈亡命聚黨至杜樹兕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之若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卽死二宿三枿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爲神附者十餘萬遂殺文茂南史孝義傳

王毘金友王琳齊代取梁武帝妹有子九人並知名長

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尙武帝女永嘉公主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

南史

兩到到溉字茂灌撫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仁昉大相賞好提攜溉洽二人廣爲聲價

南史

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

兩到復似凌寒竹

梁書

奉嫂甚謹劉潛字孝儀彭城人幼孤與兄弟相厲勤學並工屬文內行尤篤兄孝熊早卒孝儀奉寡嫂甚謹家內亘細必先咨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

此稱之

南史

雙璧陸曄字道暉與弟恭之季順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慰惠慰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曄與恭之晚不和睦爲時所鄙

魏書

蜂腰周弘正幼孤及第弘直俱爲伯父捨所養弘正醜而不陋言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立理爲當世所宗自稱有才無相弘直方雅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腰矣

南史

兩周臺城陷周弘正爲侯景所得及僧辯東討弘正先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僧辯卽日啟元帝手書與

弘正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討賊亦得兩周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

上

聚廳同食楊播字元慶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謙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寐闔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臺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引寮佐人就津

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固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

魏書

白眉馬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子廉

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休之總爲一篇酬答

卽詩云三馬俱白眉者也

北齊書

一時之選溫大雅字彥弘性至孝少好學以才辨知名

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彥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博與愍楚弟遊秦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溫氏爲盛

舊唐書

鳳薛元敬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
爲長離德音爲鸞鸞元敬年少爲鵷鵷武德中爲文學
館學士如晦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上
兩絕張知謇與兄知玄知晦弟知泰知默五人勵志讀
書皆以明經擢第俱爲顯官知謇自德州入計則天重
其才幹又目其狀貌過人命畫工寫之以其本賜之曰
人或有才未必其貌卿家昆季可謂兩絕時人稱之上
雙舉張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
鄉貢進士州司馬將罷越石而薦楚金辭曰以順則越
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爲都督歎曰
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舉也乃俱薦擢第上

劉巨麟開元中爲廣州刺史弟仲邱爲麗政殿學
士兄弟友愛有羅浮道者爲巨麟合丹劑將分半以遺
仲邱命刀中破之分鉢無差焉傳載

陸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
入則自楚母爲損感人多其友唐新象先弟景倩景融景
獻景裔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與象先昆弟相善常謂
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舊唐象先
本名景初

中書令張說重詞學之士知集賢書院韋述張九
齡許景先充暉趙令曦孫逖王翰常游其門趙令曦兄
冬日弟和壁居貞安貞頤貞等六人述弟迢迢迢退巡

亦六人並詞學登科說曰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上述

不引進季揆在相位其兄皆自有時名滯於冗官未嘗

引進揆既黜官數日其兄皆改爲司門員外郎唐舊

夢神劉師貞兄有疾經旬日不絕師貞衣不解結日一

食爲讀道德經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

服卽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能曉忽夢見母曰胡王使

羌活也覺而求之兄遂卽愈史

償博榮陽鄭還古天性孝友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

帑藏中物雖妻之寶玩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

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償博勿使

別爲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意爲之稍節因話錄

詔書疊至左丞盧渥字子章軒冕之盛近代無比伯仲

四人咸居顯列乾符初母憂服闋渥自前中書舍人拜

陝府觀察使弟沼前長安令除給事中弟沅自前集賢

校理除左拾遺弟治自畿尉遷監察御史詔書疊至士

族榮之及赴任陝郊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設祖

筵洛城爲之一空都人聳觀亘數十里諸朝客已攜酒

饌出城者散於田野選勝聚飲歌樂四起飄然若澧州

上已會稽禊事也無貴無賤及暮醉歸有白髯朝吏聲

指曰某自擁篲清郵五十載未嘗觀祖送之盛有如此

者渥題詩於嘉祥駟云唐闕

寄箋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爲文

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
竊聞其言偶得蜀箋以詩贈洎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
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

苑談

邀福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
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
甫曰兄在相位須要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邱之
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嘗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邀
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

曲洧舊聞

一隊李漢英與昆弟同遊倡館題壁而去有滑稽子書
昔鴈詩於傍曰兩行何處閑文一隊誰家好兄弟遞齋閑覽
馬鬣慕容廆父涉歸兮部落七百萬戶與長庶子吐谷渾

分馬以給之廆嗣位而二部馬鬣廆怒遣使讓渾曰先
公分建有別柰何不相遠離而令馬有鬣傷渾曰馬食
水草鬣其常性何故怒及於人兄弟至親而鬣及於馬
當去汝萬里於是遂西移八千里廆後悔之遣乙那樓
追渾謝之乃擁回渾馬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如
是者十餘樓曰此非人事遂附陰山黃面河晉永嘉之
亂南遷隴右廆以孔懷之思作阿干歌歲暮窮思常歌
之乃攜垂僭號以爲輩后大曲

前燕錄

鮮卑謂兄爲阿干

晉書渾傳

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
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

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
孤則易折眾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
寧家言終而卒

破荆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均平惟堂
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
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
分斫所以顛顛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
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真仕至太中
大夫

齊諧記

陸機詩三荆歡同株

飲酖死弟汝南李洪爲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
閣乞代弟命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

孔融汝穎優劣論

以子易雋上郡王雋字玄英有幹藝之稱雋年七八歲
隨兄密子元直西如涼州路中糧匱密留元直於途乞
丐民間比還雋爲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
叩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
背孤遺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雋賊相謂曰以子
易弟義之大也於是以雋密受元直而去密後亡雋勺
飲不人口者五日雖服喪期年而心喪六載

前趙錄

爭死袁彖字緯才拜廬陵王諮議時南郡江陵縣人苟
蔣之弟胡之婦爲曾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蔣之殺
沙門爲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
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窮窮

啟州荊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彖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迫稱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於讓生哀感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疏網若陷以深刑實傷爲善由是凡弟免死

南史

相敬房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莫不哀之

魏書

願爲兄李密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寧爲人弟

密曰願爲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爲兄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

華陽志

天中記十七卷終

